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八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李待問存我　選輯

張　甦溋垂　參閱

鄭黃門奏議

奏疏　鄭一鵬

卻貢獻以光聖德疏　卻番王貢獻

近該甘肅地方都御史陳九疇奏稱魯迷地方番臣差人進貢獅子西牛西狗西馬阿骨剌馬駝珊瑚珠

玉等物該部題覆奉 聖旨是這遠夷既非常貢地面應否起送你部裏還同兵部議了來說欽此臣聞周武王時西旅貢獒太保召公奭作書戒于王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武王遂却而不受成王時越裳重九譯來獻白雉周公亦以德不及為辭下逮漢唐賢君猶有却千里馬如文帝不受林邑火珠如太宗者書之史冊足為美談仰惟 陛下賦性高明秉心沖澹即位之初珍

世廟初政太

禽奇獸、一切縱放、而淫巧異玩、罔干嗜好、古帝王莫改正德末年之異獸故此疏欲却異物之獻能遠尚矣、今魯迷遠夷所貢獅子西牛等物、固　陛下所必屛而不溺焉者、顧肯輕受其獻爲　聖德累耶、臣又聞洪武初、內使奏增飼虎肉、　上曰、養象以備用作、養馬以資騎乘、養虎欲以何爲、而費肉以飼之、命以虎送光祿寺、他禽獸悉縱、今　乾明門等處禽鳥蟲蟻尚多存留、近易州民人有進鷹二十餘連者、皆仰給大官、日費豬羊米穀黑綠豆蒭秣之類、以歲給之、亦且不貲、臣往嘗具題欲望　聖慈通行釋

放末蒙 允行今魯迷復有此獻且獅牛等獸卽非土性所宜必須夷人喂養受之徒糜 國用却之有光 聖猷其餘珊瑚玉石寒不可衣饑不可食焉用之矣臣聞議者謂一却其獻恐沮夷心臣竊以爲不然周穆王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周武王咸王漢文帝唐太宗皆以却遠物而獲遠來邇安之效此前事明鑒也今不以四君爲法廼欲蹤周穆遺跡臣不知何說也臣訪得各處遠夷朝貢經歷地方輒肆騷擾或抑買市井之物或凌轢伴送之使或折辱

厨傳之吏其貢獻珍玩無益經費而供億賞賚已計倍蓰爰稽漢典亦有閉玉門關謝西域故事且一夷朝貢未足爲 朝廷重輕兼以夾帶夷人貨物數多若盡行起送不惟復蹈前轍抑且重困地方乞 勅該部轉行彼處鎮巡等官或就彼量行賞賚遣回或起送頭目數人赴京其獅子一切珍玩之物通行遣退庶幾夷知 朝廷有不貴遠物之盛德不惟潛杜其窺伺之心益以彰中國清明正大之體周武王成王漢文帝唐太宗豈專美於前哉其 乾明門等處

禽鳥蟲蟻乞通行縱放該寺供應特 賜停止仍乞
明示中外無得復以禽鳥爲獻則 皇猷益光 聖
德益隆臣不勝願望之至

止傳乞抑奔競疏　　彈劾席書

近該吏部題爲纂修事奉 聖旨孫元席春劉夔陞
按察司僉事又該禮部尚書席書題爲乞 恩比照
事例該陞館職事奉 聖旨席春准陞翰林院修撰
劉夔編修欽此 成命一下朝野驚愕不圖今日清
明之 朝有此傳乞異事也夫爵賞者人主之利器

也威福者、人主之大權也、命令者、人主之大信也、利器不可以假人、大權不可以下移、大信不可以反汗、茲三者失一不可以為政、臣謹按　會典內一款、凡內外大小衙門官員有不由吏部銓選推舉徑自朦朧奏請、乞恩傳旨陞除等項、本科參出施行、欽此、又謹按弘治年間該科道建言、該部議得、今後各衙門大小官員敢有不由本部銓選推舉、擬奏定奪、徑自朦朧奏請、希求進用、貪緣奔競、乞恩傳奉等項、阻壞選法、本部參送法司重罪黜退為民等因、奉　聖旨

准擬欽此臣惟爵以命德非人主之私與也賞由於公則爵重而賞競勸是以我 列聖愛之重之布在令甲為子孫法我 皇上登極明詔凡傳陞乞陞者首賜裁革咸以體 祖宗愛爵重賞之意所以塞邪徑清仕路也不意今日首開此途又創出於文臣之中在席書一家之感恩得矣其如 聖明之累何哉夫正德年間傳乞雖多類出於武職雜流若文臣清秩無有也豈非 祖宗之成憲縉紳之清議為之隄防權奸猶有所憚而不敢為者乎今春等乞陞則徃

時權奸所不敢爲。而書敢冒爲之。是其罪反浮於寧彬輩。謂 陛下爲何如主哉。夫人臣任職。惟其稱而已。僉事爲天子巡守重臣。不爲不尊矣。書正宜責其弟。脩職圖報。奚內外之擇耶。且 先朝子弟爲臺諫者。多改授行人司職銜。此舊例也。其有一二改入翰林院。俱賁緣得之。當時已騰物議。其後旋卽外補。當春之改官也。書胡不引前此之改授行人司爲例。今日之纂脩。顧引以爲例可乎。夫楊士奇等以文行優異。選充纂脩。佛春等以父兄貴勢。改入翰林。事體既

殊人品大異，安得比而同之乎。叅照席書本以憸邪小人，龍斷鄙夫，自負議禮，偶合聖意，恣行胸臆，凌轢縉紳，初因其弟改官未厭，大懷怨望，合璁萼以誣搆大臣，既見其疏留中未出，復肆哀憐，爲其弟以改求館職，向使席春不外補，書萼璁之疏，必不上矣。書挾私誣搆，專恣欺罔，璁萼甘爲鷹犬，無復忌憚，平生奸僞，洞見真性，書尚將誰欺乎。身爲大臣，而爲子弟乞官，上壞祖宗成憲，下汚縉紳清議，有臣如此。陛下將焉用之。伏望皇上大奮乾斷，收回成命

四事并及張桂二公不無過切然持論甚正

將席書亟賜罷斥，爲太臣專恣無耻之戒，其席春等亦乞查照節年題奉　欽依事例，拿送法司問罪黜退爲民，其書及璁萼挾奏事情，亦乞明下　廷議別白是非，取自　上裁，則誣善肆讒之奸，不得以汙治朝，貪緣奔競之徒，不得以玷清班，庶公論不昧，而仕路永清矣。

乞遵成憲保全諫官疏　乞宥諫官

臣聞古今稱人君納諫爲盛德，爲難事，非諫之難從也，自古諫有言不切直，則不能動人主，切直之言，常

至苦口逆耳。而心實忠愛。此聖主所樂聞君子小人所恃以進退。天下所倚以安危治亂之機也。夫舜大聖人也。成王大賢也。丹朱商受大惡也。禹戒舜以無若丹朱傲。好慢遊作傲虐。周公戒成王無若商王受沉湎酗于酒德。自常情觀之。悖慢孰甚焉。而舜成王樂受之不以爲嫌。唐虞成周之治。萬代莫及。豈非納諫之美哉。至於周昌以桀紂比漢高帝。賈生以亡秦喻漢文帝。汲黯諫武帝內多慾外施仁義。羣臣皆爲黯懼。武帝稱其爲社稷之臣。此三君者。不惟不罪諫

（此疏亦得歐陽永叔遺意善于進規）

臣宜曲加獎勵不如是不足以來天下之直言也洪惟我　祖宗以納諫爲家法　太祖視朝罷召六科給事中諭曰朕日臨百官可否庶務或有失中爾等宜直言無隱又顧翰林學士曰敢言之臣難得所以王魏之風世不多見若使進言者無所忤天下何憂不治是我　祖宗固以言責諫官也　仁宗諭楊士奇曰近日覺羣臣之意甚好事或未當輒封章進來朕每聞羣臣言未嘗不反覆思之或吾言有過未嘗不悔則當時諫官之言皆蒙容納也他如給事中

柯暹、御史何忠、言事訐直、尚書李慶請罪之、太宗曰、敬天故求直言、朕正欲聞過、爾請罪之、是欲朕為何如主、大理寺少卿弋謙言事煩瑣、免其朝參、自是言事者少、仁宗召楊士奇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有過實者、爾可諭衆人以朕之實心、遂命士奇書勑引過、命謙如舊朝參、令百官言事、無以謙為戒、則當時諫官言事雖訐直煩瑣者不加罪也、凡朝政有缺、大臣有不公不法者、科道于奏事時、當陛下劾、土木之難、給事中王竑面劾羣奸、至手擊錦

衣衛指揮使馬順以死則當時諫官皆得而劾也故當時 朝廷無缺失之政臣下多謇諤之風以開億萬年之業端在于此洪惟 陛下臨御以來兢業思治寤寐求言臺諫章疏一一採納士無賢不肖咸思竭忠悃以爲千萬載一時也比來勵精之勤頗衰于往昔聽納之美少渝于初志近給事中鄧繼曾以言事忤僾致蒙 皇上赫然震怒下之詔獄繼復謫外任夫繼曾信有罪矣不過欲 陛下愼重 綸音以示天下以傳來裔以觀四夷使天下後世四夷稱爲

堯舜主斯我 祖宗所樂聞在 陛下新政之初樂受而舉行之者也。奈何反怒而罪之耶。夫忠義正直之氣數百餘年培之而不足一旦壞之而有餘在

先朝逆瑾寧彬用事內外蔽惑諫官言事一切搆以奇禍遂使諫諍路阻姦倖秉權天下幾乎大敗而不可為仰賴 陛下改絃更化表忠納諫士君子之氣為之一振夫何不一二年而復蹈之邪且繼曾所以感觸諱忌者以 聖德容納所致耳。若加之以罪其誰不愛身重禍縱有大奸大惡如逆瑾寧彬輩誰敢

為　陛下盡言以身試不測之禍哉縱言之彼將恣肆無忌。朝廷設諫諍耳目之臣顧如此。國家何賴焉且今士大夫苟有一善可稱皆思自愛惜保全恐虧令聞以　陛下之孜孜求諫固可以躋舜禹配祖宗。天下四夷稱頌未已乃今以言語之失罪諫諍之臣。無乃為　聖德累耶今天下郡國災傷者十居八九江淮之民父子兄弟相食操耰鋤棘挺而起者州邑相望桃李冬華氷霜夏殞山谷崩墜天鼓鳴震白氣晝見雷電失時地震于元旦之日南直隸以達

於河南浙江陝西等處不期同日臣歷觀史傳未有災異若此而天下無變者也　陛下於此之時正宜下　詔求言上下交修猶恐天未悔禍而大臣以讒間逐小臣以言語罪以此銷天變而召和氣臣未之聞也且近來臺諫言事比嘉靖初年十少七八矣　陛下前此初未嘗以言罪之也特以聽納少倦或避忌而不敢盡今縱曾若復補外誠恐羣臣以爲　陛下眞有厭棄言官之意將相率緘默則言路從此沮塞姦諛從此競進天下之理亂安危未可知也伏願

陛下念天變之可畏民窮之可惜思忠義正直之氣養之難而傾之易將繼會收回　成命俾照舊供職以爲進言者勸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諫官訐直者容之狂妄者恕之以作其剛毅果敢之氣默銷其懦弱不振之風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自可以合德　祖宗齊美虞周實　社稷無疆之休臣不勝惓惓之至

重經筵以養　聖德疏　重經筵

臣聞自古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成

王所以作聖者，亦惟輔養之有道焉耳。是故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則承弼之有人也。有師以道之教訓，有傅以傅之德義，有保以保其身體，則輔導之有方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則積累之有漸也。故成王用能嗣守文武大訓，以篤周祜，其輔養君德有此具也。恭惟 皇帝陛下，春秋鼎盛，睿知夙成，日 御經筵，緝熙典學，此大有爲之基也。曾子有言，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乎他，在 陛下加之意而已。所謂

加意者無他惟在以周成王爲法而已臣銜罪諫垣

思效涓埃莫補崇深夙夜思惟謹以切于經筵者三

事條陳于左伏惟聖明裁察幸甚

一講讀之官莫難于得賢古之人君急於得賢也咨詢岳牧明揚

側陋乃至假夢卜以求之矧近者乎竊見南京吏部

尚書今起復雒欽順國子監祭酒今養病魯鐸翰林

院修撰今謫官呂柟道德深純經學蘊藉皆負海內

重望或累薦而未起或遷謫而未還士類莫不惜之

乞勅吏部亟加起用俾以舊銜日侍經帷使得

盡其論思啓沃之忠其有巧言令色便僻側媚者頗
陛下速斥而遠之無得爲善類之蠹則左右前後莫
非正人書所謂小大之臣咸懷忠良以旦夕承弼厥
辟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先於論辯臣聞 太
祖時宋濂等講經義從容賜坐咨及時事 太宗時
楊士奇等日造 扆前承 顧問漏下十數刻始退
孝宗御 經筵每有疑難曲加延訪吏部尚書王恕
至以 聖躬過勞爲言今 經筵講讀數行儼然而
退情意略不相接而望輔養之益不亦難哉乞於進

講之際聖心有所疑者無恥下問或宮中所看書史 聖意有未透徹處即 賜延訪夫治亂存亡備在史書爲萬世人君鑒戒今講官講治不講亂講存不講亡人主何所儆省乞 命講官臨文講誦無有隱諱如漢文帝以崇儉守法聽言寬征而治成康帝以溺酒色棄忠賢近便佞任外戚而亡光武以崇儒納諫而興桓靈以錮善類親小人而替隋煬帝以任刑罰拒忠諫興土木窮征伐而滅唐太宗以任德教納忠諫息營建寬征徭而盛玄宗初年任姚崇宋

璟張九齡韓休則治。末年任李林甫楊國忠則亂。大要於一代之中。某君如何而治。某君如何而亂。一君之中。某事如何致治。某事如何致亂。下至閭閻艱難。生民疾苦。務令詳究敷陳。使治亂存亡之迹。常觸于目。儆于心。自然知所鑒戒。中庸所謂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此之謂也。

一學問之功。莫貴于有恒。切見　孝宗皇帝御　經筵至十二月方纔傳免。近年率以十月傳免。夫天理人欲。不容並立。日與聖賢相對。則道心常存。而驚戒企慕之念自生。日

與賢士相親則放心常存而規誨弼直之語時聞節此心而克之則可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合德 祖宗矣今天時尚未甚寒伏願不必傳免或別於 便殿溫和去處令講官日逐進講既得以調攝 聖躬又得以輔養 聖德使天下曉然知 陛下好學樂善崇儒重道之意出於天性非徒循故事崇虛文而已大學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此之謂也

韋大理奏議

奏疏　　韋商臣

應　詔陳言平大獄疏　　陳言平獄

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詔獄故銓曹詮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之大者一一為　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羣臣伏　闕號泣以諍觸犯　聖怒大臣謫

任者，吏部左侍郎何孟春一人，其餘以爲首克軍者學士豐熙等凡八人，決杖病剏死者，編修汪思等凡十七人，以逆迎忤使臣而拏問者，副使劉秉監知府羅玉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拏問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奇主事蔡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爲所屬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駭民俗，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爲伏 闕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

有三焉，蓋雖已往，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　陛下持重　大宗。崇奉正統，爲　宗廟社稷計至深且遠。若諸爲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左寺正毋德純爲之首，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耶，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今　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懽心，臣夙聞　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祭也。此當宥者二也，　先帝朝罪謫者，　陛下悉

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爲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可謂正言無忌
陛下自安其過而遜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失之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謂
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豈非
聖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悉復其官不幸死者悉錄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送迎及織造逮繫諸臣其疎慢之罪容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

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監等送迎館穀禮也顧因驛遞之傳報失悞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迹誠若可惡然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不免窘辱于當時拏問于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為　陛下保障一方者太監吳勳奉織造之　勅或失安靜之旨故卿等必為鉗制以安其民是知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强不得以擾民

可知矣爲 陛下守土者皆若人也天下何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秉監馬卿等及賴義與勳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勳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直而欽等遽有拏問之辱臣恐宜力四方者莫不閧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先帝朝內使四出閧有此令 陛下在上顧反有之者必當時畏權奸之故今日特 陛下爲甚厚而 陛下爲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 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盡復其官厥幾猶不失明允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

罪固不可逭矣然臣愚以爲臣子之微或失儀於
君父之前斷非敬之不至乃其敬之過甚所致耳是
過也非故也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陛下
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今日而異之或自失儀者
拏問亦 祖宗之法也臣竊謂 祖宗良法美意尤
有大於此者誠能舉其大不拘其小得其意不盡其
法則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矣臣願自茲
以後侍臣於失儀者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 陛
下於既糾者或從而宥之所以廣其量上下交盡夫

誹謗之不可耶以京堂寵禀爲所屬小民訐奏下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臣愚以爲訴臣不足惜所惜者朝廷之大體爾夫天子所以爲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明者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凜然不可犯爾故曰廉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而朝廷尊今所屬得以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犯也是豈 陛下之福耶且陳彥章所奏憲臣方囚首垢面係累於法司而彥章何人顧偃然得寧家以去欒護等刑部

鞫之於前大理評之於後法律具在誰敢容私于其間而　內批降級調任亦莫知所由臣聞之道路先此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爾臣謂此　先帝朝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為而謂　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禍耶況西虜跳梁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必知天文者使之不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側議者猶欲添注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豈可遽議裁革故當時兵部之執奏科道之交

章。殆有見矣。 陛下嘗得一一省覽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妄奏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除。令吏部考其賢否而為之黜陟焉。庶乎用刑用人。各得其當也。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筮仕之始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終難久待。茍不及時少盡微忠。萬或塡委溝壑。則負 陛下擢用之績。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化誨之功。臣安敢避嫌遠罪而不一盡其愚耶。昔有虞皋陶為大理。天下無虐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務處法意有罪當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諸此恐小忿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舜皐陶二聖交孚太宗戴胄兩賢相得惠澤流於當時聲譽垂於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企服於無窮今臣位微力劣固不敢望戴胄之賢于萬一況皐陶之聖乎然 陛下寬信之德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曰吾君不能從付諸太息

而已哉況邇者水旱癘疫風雹星隕地震山崩泉
蝗蝻之災殆遍天下又西戎犯順說者謂應春首五
星聚於營室之變有識多為之寒心臣以為消弭備
禦之道固自有在然乎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不
失其平然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寧以遠
消外憂爾其轉移斡運之機亦非此疏所能盡者伏
乞 聖明揆狂夫之言舉蒙蔣之意下臣言法司議
果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
如臣所言於律有得情甘顯戮以彰 陛下之義奉

弩忠悃不勝待罪之至。疏上以沽名瀆奏降調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李　雯舒章
　　　　　　　　　郁　汝　子衛　　參閱

李司農集

疏　　　　　　　　　　　　李士翱

欽奉　勑旨陳言民情疏　　　蕃畜牧寬力役

一曰致畜牧之盛臣嘗經過南北直隷河南山東地方每見膏腴之田率多荒蕪乃問百姓何不耕種皆

曰缺少牛力繼言買牛者陞戶當差又見荒田之中所牧有馬問之百姓民耶官耶皆曰近來人家少得有馬此多是官馬我百姓苦受馬累幸遇 聖明常折解馬價非此仁政相繼逃亡矣臣竊惟天下大事在於兵農而利農之具莫先於牛利兵之具莫急於馬往時牛馬有餘民樂於耕而汙萊田少兵勇於戰而備用馬多近年以來北地差役繁重有司審編均徭立例難出以爲能舊規侵失而不顧如百姓之家有田數畝買牛一隻者里書報爲有力隨量陞戶則

有家頗過買馬一匹者里書指爲殷實隨趨豎戶則致使里有欲耕之民野有可種之地卒不勝其科役乃不敢買牛以召差田多荒蕪糧多拖欠無怪其然也又民馬既畏私養之累坰野豈有生息之蕃故官馬倒損既無從以買補徵解備用始從宜而解價亦其勢有不得不然者也以臣之愚私憂過計以爲今值大造黃冊之年圖惟寬恤培養之道或可具數於黃冊但驗　國家之富盛不可登載於均徭徙爲閭閻之騷擾宜示禁例凡牛馬之畜私養於百姓者任

問國之富數馬以對亦古制也

其多寡均徑不以此陞戶則編派不以此科差役里書不許告訐以生騙官府不許立例以沽名至於私牢私販之例又申明而必行之如是數年之後生養蕃息牛足於耕出作有其具南畝無惰農矣馬足於乘緩急非所憂北塞有精兵矣

二曰寬力役之征臣嘗延訪南北直隸以及各省地方均徭其審編之法有一年一編者有二年一編者有三年一編者皆因時地之不同繁減之不一輕重之不等固難執一偶而議擬也其大約相似有不均

者曾得聞之於各地方或士夫之論或官職之談或小民之口皆曰均徭差役在州縣者易當在府道者難當在三司者尤難當蓋在下之差居家應役使用既少且不妨耕在上之差使用浩大既解正身又要雇人未經著役勒出扯攔掛腳頂頭等項銀兩既已滿役扣除尅補公使不得領給一半與其人銀俱虧不若解銀雇人是一差費銀數十兩重者累及二三年又每見一衙門一官府皂隸名數太多其他如庫斗門禁各項雜差亦多冗濫百姓受均徭之累已重

併矣夫民事緊要有四錢糧里甲軍需均徭是也錢糧有定數里甲有定役矣惟軍需均徭在南方者軍需自軍需均徭自均徭在北方者均徭有料價即軍需之別名是北方均徭有庸有調一事兩法行已久間不容議謹以民情不堪均徭通天下者而推廣之是欲其定官息之數苹頂頭之銀出確直之價皆有便於民而不便於官皆以損乎上而以益乎下臣嘗伏覩　大明會典所載正統年間定內外衙門皆如其數夫何在外都布按三司以及府衛州縣其公

使皂隸之數。不知幾倍於昔矣。就司中一官而論，有二十六人者，有二十四人者，有二十二人二十人者。又有一名而四五人充之者，徒限名數無益備良吏自滋之雖少亦不減十八人十六人，夫掌印之官。居常在司。而巡守之職，又時歷地方。要之雖少，亦足用矣。不知徒多抑何爲也。此法久人玩，而京之在所更定者。且近年議減官以節財，所惠有限。孰若通行各官崇儉不奪人。其惠無窮。乞勑下戶工二部，從長公議，某衙門共該若干名，某官職合用若干名，皆當經畫一之規，立久大之法，其各該司府等處，如庫斗門禁等項

雜差、亦行撫按官公同會議應該節省者量為裁減、仍將各處裁減過數目、具造綱目文冊送部查照、因不可使缺人以廢事、亦不可太濫以靡財、徒為民病焉、至於頂頭掛脚等銀、尤為病民之甚者、蓋小民輪當均徭、舊者既滿、新者替至、乃勒出銀數十兩以為（此言北方之役）前項名色、是慮其逃走、以此為之防也、且民之先事而去者、既已無從科派、而盡併於見在人戶矣、今彼既已執役、而一日之差未當、乃先辦空虛不用之銀、此苛事害民而法之在所必革者、又百姓之情、隨其

差役願出雇值。大抵差役之重多是有田之家願秉（北方至今尚行之甚便）耒耜不願走卒。寧甘雇替之倍價。不甘咆哮之音聲。其情如此。如差之在州縣者。或雇人。或自役。聽從其便。如差之在司府者。推不欲之情。立適中之法。酌其（温公與介甫役法爭之甚力誠達情之論）役之重輕。定其價之多寡。各該州縣徵收在官。先事之期。差人類解。或徑解各該衙門。聽其處雇。或解之該省府分。代爲之雇。凡事干錢粮。主守者。仍用正身非係緊要事務者。俱從酌處。夫如是一則可不奪於耕夫。一則可收養乎閒民。一則不勞州縣之勾擾。一

則不待三司之督催。是一舉而四美集焉。亦似乎其

可行也。臣嘗考之　大明會典所載弘治初令。凡兩

京公使并倉庫秤子等役。不願應當者。每名歲出工

食銀十兩。至今行之。百姓官府。皆兩便焉。臣以爲差

之在內者。猶其在外也。立法亦不容以大異也。或曰

差用正身。以防積年作弊者。噫使果用正身。固無容（差竟可夫墅人自能不貲其所以爲積猾利藪耳）

議矣。乃解正身爲雇人之地。出項頭之銀耳。其終亦

何所容乎。且慣熟之輩。雖難防。而控制之法則有要。

歷來京中此輩亦多。又事弊叢生。各官皆能約束之。

隄防之。顧衙門之在外者。關節界限。尤宜謹嚴。反不能治之而以是爲辭。使民嘖然甘受重併之役哉。

預陳邊計以備虜患疏

預防守尼兵糧數語中樞所宜知

竊念防邊之計。大要有二。其一封疆之臣。彼此相防不能自處者。必須　朝廷之上。爲之力主。其二地方之事。因華隨時。不可懸斷者。必須封疆之臣。自行裁酌。若事當甬中處者。不爲之處。則往返奏請。坐失事機。不當甬中制者。强爲之處。則動難遵循。反成文具。臣等待罪本兵。不敢繁文複辭。止以來歲緊關事宜。

條議上　聞，于該鎮應行者，行令各鎮自行區處，伏乞　聖明省覽，　勅下臣等欽遵施行，等因題奉聖旨，這預陳禦邊事宜，具見用心區處，都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行臣，議照寧夏即古之朔方，我　朝有其地，初立爲府，尋罷置衛，摘戍築城，先年胡虜衰微，邊陲靖謐，自弘治十四年，火篩入盜，遺留種落，住牧賀蘭山後，時出侵擾，而套中賊虜又秋則浮水，冬則踏氷，往來爲寇，寧夏受患，蓋非一日，及查本鎮地方，東自花馬池永安墩起，西至横城堡黄河岸，大約二

百餘里。止以邊墻為限。中間沙礆低薄。鋪墩疎塌。常居其半。自横城河岸馬頭墩迤北。則有黃河為險。泝流二百餘里。至鎮遠關。而墻之北。河之東。皆為胡虜之巢穴矣。自鎮遠關河岸至賀蘭山脚。僅有七八里。以北為沙漠。乃胡虜往來通衢。先年據此崇岡峻嶺。建置鎮遠一帶營堡墩臺。森密防守。得控咽喉之地。實助山河之險。又北自賀蘭山寧朔墩起。南至中衛谷口墩止。約有五百餘里。但北段雖以山為險。岡阜脊薄。而臨口且多。南段又在黃河北岸。邊墻坍壞。而

與賊爲鄰，是三面受敵，延袤千里，以實在三萬有餘之兵，拒猖獗山沒不次之虜，臣等職守封疆，憂惶莫措，近准部咨，條陳款目，若地方事務，因革隨時，本鎮可以酌處者，恊和公議行之，其間如火器馬匹，有所不足，牆塹應該增脩，邊關在所當復，分布合衝僻之宜，操練得攻守之利，是皆重且大者，逐一隨款詳議，開立前件，條陳上　請裁察，

一千里徵兵，原非得已，比因山西虜患非常，選調延寧遊固人馬陸枚俱於四月內到邊，至今九月盡始

議發回半年供費無慮數十餘萬太倉所積有限豈能常繼且兵馬一調在我則此實彼虛在虜則避實擊虛如近日延綏雖幸而成功深可為鑒合無將來歲兵馬備行各該總督鎮巡官五月以後各差乖覺人役出邊遠哨如果虜欲侵犯本鎮將該鎮人馬儘力設備仍查臨境地方果無別警差人尅期徵調應援如延綏應援山西宣府應援大同寧夏應援延綏固原應援寧夏之類大率往來止以五百里為期其鄰境官員一聞警報不必候其移文調取一面發兵

一面具啓行日期并軍馬數目火速奏知如敢自分
彼此躭誤事機聽本部查叅從重治罪
一切照本鎮三面鄰賊出沒不常而戰守異勢緩急
異時夏秋爲備稍易冬春爲備實難葢以鎮城跨河
山之險上自廣武下至平虜中有漢唐二渠導引河
論見屯田之有利於守
水溉田東西南北三百餘里溝洫沮洳馳騁未便兼
邊寧夏所稱塞北江南也
以關隘謹嚴胡騎難以併進惟是冬春河凍及春秋
花馬池一帶以至鎮遠關往往達賊逼近邊牆若出
兵遠襲角勝絕漠之外非計之得也必以守備爲本

不以攻戰爲先故先年建議自六月以後主客兵馬約有三萬會集歴境分布防守然守之之道不過預備粮芻克足繕完墻堡堅固增置墩臺舖舍鋒利火藥器械金鼓旗幟森列軍士川湧林立將令明嚴賞重而又上下親睦日相警戒賊勢大至則强弓勁弩以射之鎗銃郎機以擊之使在我無可乘之隙在彼有喪膽之阻旬日之間胡馬俱困自將奔突竄伏此以全取勝守策之要也又慮犬羊之衆動號數萬若如風雨飄忽倂攻不備入我邊境斯時斯際以戰爲

王要必先明斥堠謹嚴烽火收斂人畜堅壁清野隨即分布選練主客各枝兵馬截其向往扼其險隘可列爲伍大陣各去數里營壘相望刀斗相聞以爲犄角之勢以觀銳惰之氣賊若擁衆而來必分兵拒我彼賊既分其勢必寡我師奮勇大擊彼必遭挫彼若併勢來攻我之別陣速來應援賊必不能相顧而敗走散兵肆掠我之分布軍馬又先於山谷村落中伏精銳以待之且料散掠之賊倉皇無所顧慮寡弱必可征剿我之兵馬或夾攻以挫其鋒或出奇以蹦其

後或隨機以乘其弊使散無所掠襲不能戰進無所攻退不能守旬日之間自速敗亡此則良將戰勝之大略也然邊鎮之道不外戰守而熟思過計可以安邊保民者有二道焉以今觀之沿邊墻內設有營堡俱委各衛所指揮千百戶前去管理或數月一換撥

守兵更番則人無定志此弊道

差各衛軍人及新募軍丁前去防守又名數不足況在堡之軍多無室家旋復逃亡孰有戀土之心管堡之官視如傳舍每事剝削皆無固邊之志為今之計若查其營堡大小軍數眾寡地方緩急遠近應改為

守禦千戶所者。每所足官軍若干員名。必勾撥邊防守之數。如近年改興武營為守禦千戶所。比而行之、將見數年之後。生養蕃息。官軍自為家室計。而守邊無不固者。此亦宋之范仲淹經界西夏。築一城堡。設兩指揮防守以拒元昊之故智也。又查得近邊營堡、地土廣濶。俱無稅糧。堪以墾闢耕種。中間田坂溝渠河道。又可疏濬積水。以資灌溉。今皆鞠為茂草。所以本鎮草束。不難為備。況近奉　勅諭軍民人等。但有各邊拋荒堪種地土。自來無人開墾者。聽其儘力開

墾定爲已業。永不起科。但在邊官軍人等。未見樂於趨事。蓋困極之餘。各堡官軍。緣無定居。所以招之不至。設若官軍各有職業。在邊住守。官爲之分撥開墾。又代之出辦牛犋種子。夏秋勤爲勸課。使之自食其力。足供一家俯仰之用。凡冬衣布花毛襖之類。必先自守邊官軍給散之。將見官軍無不足之家。邊境無不固之處。而腹裏亦得以安枕矣。此亦漢之趙充國鎮守金城。充拓營田以實塞下邊堠。坐困先零之舊計也。

一兵糧二事、論者甚多、要之國初俱有定額、延至今日。兵不足、則粮應有餘。粮不足則兵應有餘乃今二者俱乏、當求其故、兵之不足不過逃絕。粮之不足、或由虛費放粮之時、止據舊冊、平時未曾清查、按伏之時、止論一枝。臨行未及查點、軍有虛數。故粮有虛費。

兵無定額則武弁何以爲自潤之計故清伍以撙節爲本

加以災傷拖欠、蠲米增添益見其不足矣、合無通行將各衙官員、逐一清查、凡係食粮。人人可以赴敵。凡耗粮之事、如放支按伏之類通行禁革。

及時修武攘夷安夏疏　寧夏管堡

看得築塞牆以拒守，壘敵臺以便攻，開暗門以利軍官往來哨探出奇設伏，皆禦虜之長策也，但查寧夏河東沿邊營堡九處，延袤二百餘里，止花馬池安定興武清水四處暗門，各相距六七十里。且又直衝虜套，在彼易肆窺隙，在此未見勝筭，而高平永清毛卜剌紅山橫城五處，俱未開有暗門，宜當添置。及詢訪先年賊虜攻牆鐵鍬數少，不過一二百賊，奔來掏挖。其餘千百為群，在舊溝壕塹之外，用箭射退擺牆之。。。。。。。。。。。。。。。。。。軍。蓋由知暗門隔遠又無按伏精兵出而掩擊所以

毋得憑陵之志今則墻垣既固敵臺既築而於暗門暗門之設即府鎮大城皆立多置出奇制勝之策也之爲用必明迂直之計必設奇伏之兵庶於伐謀伐交之策斯得其萬全矣爲今之計合待防秋大兵雲集屯邊胡虜星散遠套防備既固經營可施或於高平永清毛卜剌紅山橫城五堡隣近邊墻高阜去處比照花馬池等營堡各開暗門一座仍各加鐵葉閘板一扇防護門墻其上用划車秤架以時啓閉再於各暗門之外增築月城如花馬池可屯兵一千其餘可屯兵四五百就於月城東向相對敵臺處所重開

牆門一座而門之內兩頭各置鐵裹閘板一扇亦置划車拜放如無事之時責之參協操守等官執掌鎖鑰嚴明門閘重關之禁稽查哨探投降之人倘或賊虜近邊瞭望得實一面分布在墻在臺軍士齊執火器弓弩以伺攻打騎射之賊一面揀選精兵在月城內按伏俟其步賊過壕空牆度其可勝官軍奮臂疾驅賊勢倉皇必就擒斬則是衛牆拒守者既獲其力而從傍橫擊者克致其捷矣然或衆寡不敵必在於守而所守之中又當寓戰之機也先將舊墻暗門閘

板閘放完固次將鐵蒺藜徧佈月城地下却將新開墻門大開而內外閘板亦俱秤起高懸仍號令擺墻敵臺軍士各持火器弓弩等件相機齊發賊見墻門既開必不攻墻爭馳而進若墻門既開賊知有計能勿輕入待賊進十數騎官軍即將划車懸起閘板一齊放下但見未進之賊彼墻上攻打必退伏奔走而既進之賊人馬爲蒺藜刺傷在墻官軍又環閘投落矢石飛炬則賊如在釜中必速滅亡是門墻用地利之險而攻守有合一之算矣其添築墻門月城計算夫工粮犒物料等項大約用銀二

千餘兩本鎮查有在庫無礙贓罰堪以動用若能併

工一月之間迄成不世之防自絕胡虜窺伺之心矣

臣等又看得邊牆之外先年根脚固實壕塹深廣堪

以阻禦延今年久淤漫將平利於馳突亦使防秋之

日隨宜相度脩濬及看得壕塹之外地勢平荒若遇

大虜臨邊官軍不料遠近每將火器矢弩妄發亦宜 此法宜行并可疑賊

酌量每於相對敵臺牆外約有二百步之上豎立六

七尺土堆一箇如賊至此堆則用攻打極遠神砲無

敵銃手把砲頭朗機等器以應擊之又約有一百五

十步之上又立五六尺土堆一箇如賊至此堆則用攻打次遠神鎗神銃一朗機七眼鎗等器以廝擊之再約有一百步內再立四五尺土堆一箇如賊至此堆則用射遠神臂強弩弓矢火箭及三眼鎗佛朗機等器一齊而併擊之則射打無不中之器無不傷之虜將見胡賊自奔突竄伏而不敢窺伺我之邊疆矣